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六回 訪名花樂而忘返 通島寇喜從中來

統領雄師，身臨樂地。只顧尋歡，那知國計？

卻說文華細辨昨宵趣味，想著自己雖有幾個美貌的姨娘，卻終不能如她們的活動，想要買她兩個回去，才稱心意。因此愈想愈樂，一路上家人小廝們簇擁著，也不暇細看園中景致，出了園門，便一直的望那邊書房而來。

只見鄢懋卿已同眾師爺在那裡敘談，一見他來便都立了起來，大家略略的說了幾句客套的話，鄢懋卿先笑道：「昨夜辛苦了，怎麼這時候就起來了？這兩個的本領如何，究竟好不好？這卻一定要請教的。」文華道：「深感賢弟盛情，這兩個端的是好，但是攪擾尊處，實屬不當之至。一切還望賢弟原諒。」懋卿笑道：「大哥太客氣了，只要合大哥的心，就是再叫幾個來也不妨。況爾我原是相好兄弟，還有什麼忌諱的？只要大哥將來班師回京的時候，論起功來，把小弟的賤名帶上，得微天之幸，或者有個好音回來！」「那是！正要借重賢弟，幫襯愚兄成就這件大功。進京後自當立保大用，決不食言的！」鄢懋卿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這個且請放心，總在小弟身上便了。」正言間，忽見文華的心腹家人進來稟道：「本城文武官員並我們本營的將弁，從黎明時到來，直到此時還在外邊候著，不知大人見不見，小的特來請示。」

文華一想，倒不如趁此空閒，將他們傳見。一則免得他們盡管候在這裡，二則今日就此發付了他們，也好大大的快樂，省得他們再來纏繞。想畢，便對鄢懋卿道：「既然他們來見，只得暫借賢弟公堂一坐，不知可否？」懋卿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？盡管請就是了。」家人一聽此言，不等文華吩咐，便道：「既要傳見他們，倒不如小的先去關照他們一聲，讓他們好進來伺候。這裡大人慢慢的出來公座就是了。」說畢便出了書房，如飛的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家人，為什麼這般的要緊，先要出去關照？原來他帶來的幾個家人，今日把門包取足了，巴不得的這一聲，就好出去關照，算是沒有白拿他們的錢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鄢懋卿對文華道：「老實對大哥說。此刻時候已是不早了，既然要見他們，倒不如早些出去的好。我們專等著你回來吃酒，不要擔誤了快樂事情。」文華點點頭，遂即舉步出了書房，一眾家人圍隨著跟了出來。早有值堂的人役，將雲板敲動，三聲點響，鼓樂齊鳴，麒麟門開處，文華緩緩地踱了出來。這裡雖與軍營中兩樣，卻也色色齊備，先是本營將官上來參見畢，分列兩旁，然後揚州府領頭引著大小文武各官上行庭參禮。文華因在這裡不好過使威風，倒把些好言好語慰勞他們道：「本帥一路而來，風聞這裡貴府貴縣愛民如子，居官甚是清正，文武等均各和衷共濟，勤於王事，實為可敬。一俟本帥班師，即當專摺保奏。」那些揚州的官員都認他是好意，喜得心花都開，大家躬身道：「這是大人栽培，小官等有何好處？惟望大人早奏凱歌，小官等自當執鞭隨蹕。倘有使令，雖赴湯蹈火，決不有負大人委任。」

文華一聽，知道自己方才幾句好話說上了，他們倒暗暗的合了心意，便道：「你們且各回衙，俟有甚事，再當奉屈你們，也不必天天在此伺候。公事也是要緊的，不要誤了你們的正事，就是辦差等事，也不必過費你們的心，一切自有鄢大人供應。」府縣等連忙打一躬道：「足見大人體諒，小官等何以報德？」說畢又大家打了一躬，一齊告退，歡歡喜喜地回衙而去。文華又對自己本營的將官說道：「你們且自駐紮城外，此刻也不必進城，只要打發探子陸續地到那裡去打聽，倘有緊急，起來飛報，如無本帥的令箭到來，無事不許輕進城關。只要把三軍們好好地約束就是了。」眾將官連忙答應幾個「是！」便也一齊叩辭出了運使衙門，上馬出城去了。

文華分發已畢，只因牽掛著兩個美人，匆匆地退堂傳點也等不及，早已進去的了。到得書房裡面，早見酒席齊備，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俱已花枝招展的，在那裡與鄢懋卿等說笑。一見文華進來，連忙立起，嬌滴滴的聲音叫了一聲「大人！」文華連忙走過，一手一個將他二人攜住笑道：「可是你們等久了，休要掛懷！我們且自吃酒。」鄢懋卿連忙吩咐家人，快暖酒來。不一時酒已拿到，大家分賓坐定，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，仍舊坐在文華身旁。三巡之後，漸漸地放出極態，把各種的頑話兒逞意調笑，那一種溫存之態，真是難摹難繪。一回兒又一遞一口的，兩個人與文華口對口兒送酒。看得鄢懋卿火動了，忙著家人把昨夜的月月紅、月月鮮兩個，去喚他們來臊臊脾。家人答應去了，不期去了許久方才回來稟道：「兩個相公適才已被人家接去，龜鴉們聽說是爺傳喚，已著人前去趕緊追回，恐怕不能就來，請爺示下。」鄢懋卿一團高興，頓失所望道：「他們不來也就罷了，怎有這許多囉唆？你們替我想想，別家有好的去喚幾個來！」

內中有一個鄢懋卿的嬖童稟道：「若論這維揚地面，各院子的紅相公卻也不少，但是終不能與她們四美院的姊妹比並。不要說爺見了不喜歡，就是小人們見了也只當他們是炭簍上帶些花朵，瓦罐上裝些脂粉，不是夜叉一般，就是羅剎國裡轉世來的，實在看不上眼。若要好的，小的倒打聽得一家在此，聽得說是私窠子新搬來的，有姊妹兩個，真個是如花似玉。小人從她初進屋的時候也曾見過一面，就在爺衙署後面一條小街子內居住。因他們新來後到，地脈生疏，故而還不肯輕易出局。聽說她兩個年紀尚小，都是未梳弄過的，聞得她們家的屋子收拾得著實幽雅，也有一個小小的花園，爺若愛去，待小的先去說聲，停會兒爺改了裝，小的跟著爺悄悄的從後門過去，路又近些，又不被人知覺，豈不兩全其美麼？」鄢懋卿笑道：「看你不出，這般小小年紀，倒也是個吃貨的。既然說得這般兒高興，諒來絕不是丑的。待我與趙大人用完了酒飯，大家改扮做客商模樣，說是京中新下來的大客人，一個姓張、一個姓李，萬不可說出我們來。此刻你先拿一百兩銀子去送到那裡關照一聲，叫她們好好預備上好酒席，說我們稍停就要過去的。」那童兒聽了慌忙出去，便向帳房中支了一百兩銀子，飛跳的去了。

這裡鄢懋卿笑嘻嘻的對文華道：「大哥聽見麼？我們快些改扮，就要去的。」文華心裡著實要去，只是礙著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，不好說得就去。因此眼睛看著她兩個，嘴裡說道：「敢則是好！」這句話還未說完，但見惹人憐與動人心早已無精打采地，杏眼圓睜，桃腮帶怒，似有不悅之色。只得轉口說道：「只是我們去後，這兩位美人未免寂寞，這便怎處呢？」懋卿道：「這卻不妨，待我把她兩個送到裡邊去頑頑。況我這幾個小妾都是極會頑笑的，到了那裡還怕冷靜麼？」又對惹人憐、動人心笑道：「我勸你兩個休要吃醋，讓趙大人去頑一回子就回來的。」惹人憐連忙立起來笑道：「這個我們怎敢？只是早去早回，不要見了新的，把舊的忘記就是了！」動人心笑道：「就是他真個忘記了我們，還敢把他怎麼？只是看他的良心罷了。」

趙文華見她兩個微含醋意，言語中都帶些譏諷，忙把她兩個一齊拉至身邊道：「我的兩個乖乖，我怎肯把你二人忘記？我去一回子，晚上仍來陪伴你們，決不把你兩個丟於腦後的。此刻因鄢大人高興，我不過暫時陪他去走走，我也不是忘新棄舊的人，你們放心便了。」兩個聽了他這幾句軟話說得甚是可憐，方把臉兒放下，依舊歡喜。文華此時因要留些酒量，到那裡去吃，卻因此便不吃酒，假意地把她兩人敷衍了一回，暗暗與鄢懋卿送目。懋卿會意，遂叫個小廝過來道：「把你兩個相公送到上房，叫丫環們領她去見夫人並各位姨娘，待我們回來時，再去喚她們出來。」小廝答應著，候她兩個辭了文華，懋卿並各師爺們隨即將她兩人送進後邊不提。

且說眾師爺們雖在這裡，卻見他們肉麻，大家都不好插言，只管低著頭吃酒。今見她兩個進去了，方一齊笑說道：「兩位大人真是瀟灑不群，這個豔福果然是前世修來的，小可等萬不能及。」文華、懋卿笑道：「既然先生等這般羨慕，我們回去，大家領略些豔福如何？」眾師爺道：「本當追隨，只是還有些俗事，只得改日奉陪了。」文華同懋卿見他們如此說法，樂得不要他們回去，遂隨口說道：「這等說倒是虛邀，緩日再奉屈罷。」正說時，家人們已將兩套極新鮮的大客商服色取來，伏侍他兩個人取來一照，果然換了一般格局，心中得意非凡，對眾師爺道：「列位先生，請看看我們兩個可像個生意場中的朋友麼？」眾師爺齊聲稱贊道：「這還有什麼說的？只要行動間帶些風流樣子，便一些也看不出了。」

當時大家又笑了一回，方兒才去的童兒回來，看見他兩個的樣子，又呆了一呆，然後含笑稟道：「小的適才已去說過，銀子也與了她們，叫她們整備上等的筵席，他老兩口子聽見說京裡下來的大客人，好不興頭，已忙著去辦菜，說請爺就過去。又聽得她們背地裡在那裡講說，頭一次發利市，就接得這般的大客人，看來這兩個娃子倒有些造化的。須要把這兩個娃子細細的吩咐一回，叫她們好好的接待，有了這等大客人，還怕沒有飯水吃麼？況他們人還沒有過來，就把雪亮的一百兩銀子送來，還想接什麼別的客人？諒來別的客人也沒有這兩個京裡客人的闊手。小的句句聽得清楚，爺到那裡，他們斷沒有不巴結的。」鄒懋卿道：「既如此，大哥我們就去罷。」又向眾師爺舉手道：「有偏了！」眾師爺忙說：「兩位大人只管請，小可等也就告退了。」文華道：「好說，列位請便。」眾師爺隨即拱一拱手出去了。文華便對童兒笑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就領我們去罷。」

兩人方欲舉步，只見一個人手持名片進來稟道：「上年來過的木大少爺，剛才門上傳進來，說特來求見老爺的。」懋卿忙把名片一看，笑道：「原來這個傻子又來了，他這個人色色不懂的，倒也好頑，你就叫他進來罷。」家人答應著出去了。

看官！你道這個來的是什麼樣人？懋卿為何叫他傻子？原來這個人卻是懋卿的內表弟，因是久在書房中讀書，其父從不許他輕易出門，故此弄得呆了。非特沒見過世面，而且說話間有些蹩頭蹩腦，若說出口來，人家的腸子都要笑斷的。上回來了，懋卿當他一件解悶的玩意兒，今日聽見說他來了，心中倒也歡喜，因此就著家人去叫他進來。

當下懋卿把這些話對文華仔細地說知，文華也覺希罕道：「不信世間真有這樣的人麼？」懋卿道：「少停大哥見了他，就知道了。」不一時，果見家人領了一個十七八歲的人進來，文華因知是懋卿的內親，故此不好怠慢，忙先立了起來。那人走進書房，已是面漲通紅，呆呆的對兩人看了一回。懋卿也不開口，看他怎樣。只見他回轉頭來向著家人道：「我的表姊夫呢？這個客人覺得有些面善，卻是不認得他。」家人笑道：「這位就是我們的大人，那一位卻是趙大人，木爺怎麼去了許久就忘了？」那人道：「你不要哄我，我還記得我的表兄是穿戴紅袍紗帽的，你不要同我玩，快快領我去見表姊夫。」文華聽了，才知道果是呆的，暗暗的笑道：「這個人倒也有趣。」鄒懋卿忍不住哈哈的笑道：「木賢弟果然不認得愚兄了麼？不要呆了，坐下來吧。」那少年人聽了聲音，方知道家人沒有哄他，忙問道：「哥哥為什麼不穿紅袍紗帽，卻穿這個衣服？帶累得兄弟竟不認得了。」鄒懋卿笑道：「因要到一個去處去，故此換這身衣服。」指著文華道：「這是趙大人，是愚兄的相好，弟兄你上前去見了。」

那人看了一看，因是懋卿吩咐，只得上前規規矩矩的作了一個揖。文華連忙作揖相還，拉他坐下，請問姓名，那人道：「我姓木，單名一個谷。是從小兒上學的時候，先生替我起的，號叫木偶成。」指著懋卿道：「他是我的表姊夫，我是他老婆的表弟。我家父親亡過多年，今歲我母親要替我娶親，叫到我這裡來告訴一聲表姊，乘便在這裡買些做親用的物件回去。」文華不等他說，已笑得仰後合的，對鄒懋卿道：「你這令親實是有趣，我們既要到那裡，何不也把他帶去，倒是個極好頑的。」懋卿道：「去雖不妨，只是怕人家笑話。你我不好看相。」文華道：「賢弟休要這般說，我想把他帶去，倒可以借他遮我們的馬腳，只須把他叮囑，不要言語之中，露出我們的本來面目就是了。」

懋卿一想倒也不差，遂喚過木偶成道：「我們同你到一個好所在去，若然人家問你，千萬不要說出我們是做官的。倘有一句說了出來，我卻不依的。」木偶成諾諾連聲道：「不敢不敢，但是究竟到什麼所在去，也須告訴我一聲，我去也有一個稱呼。」鄒懋卿道：「這個所在卻不必告訴你，到了那裡你自會曉得。」木偶成口中答應著，心裡卻十分疑惑，想道：又要同我去，又不肯告訴我，到底不曉得還是去望朋友，還是去拜親眷？也罷，到了那裡見他們怎樣，我便也怎樣，就不妨事了。當下兩個人立起身來，因文華喜歡這木偶成，上前攜了他的手道：「請罷！」懋卿笑嘻嘻的在後面，一同出了書房，就著這童兒引路，迴環曲折的出了後門。一看這條街，卻甚是冷靜，行過的人也不多，不覺心中暗暗喜悅，緩緩地一齊望東走。

轉了一個灣，走不得十餘步，那童兒對著一家道：「這裡就是她家。爺們少待，讓小的進去通報。」文華搖手道：「不必通報，我們竟自進去不妨。」童兒見說，只得立住等他們走進了門，才隨在後面進去。早有那相幫的人，一見來了幾個人，氣概得緊，後面跟的便是方才送銀子的，知道就是這幾個客人，連忙上前叫了幾聲「老爺」，在前引領上了高樓。童兒自在下面伺候，不必細說。

且說文華同懋卿攜著木偶成到了樓上一看，果然陳設幽雅，毫無俗氣。門簾開處，見走出一個青年美婢來，年紀不過十六七上下，身材面龐卻生得十分俏麗。頭上挽著時新鬆髻，斜插著一隻繞金點翠的軟翅蝴蝶，頭上有兩根顫巍巍的銀絲，扣著兩顆明珠，覺得甚是好看，越顯得重眉俏目，風騷異常。兩面頰上更有極討人歡喜的兩個酒窩，一張極小的河豚嘴，身上穿的衣服亦各素淨非常，腳上穿的花鞋，亦頗動情。真是從頭看到腳，風流往下落；從腳看到頭，風流往上流。兩隻活潑潑的眼睛看著他三人，笑迷迷嬌滴滴的聲音道：「三位老爺，請到小姐房裡去坐吧。」

文華同懋卿喜之不勝，剛欲舉步進房，那木偶成慌忙道：「我在外面候你們吧。」文華道：「既到此地，那有不一同進房之理？」木偶成道：「怪不好意思的，怎好進去呢？」文華道：「你跟著我們就不妨了。」木偶成一聽，只得低著頭紅著臉，跟了進去。但見房內一切擺設得甚是精美，卻除了這個美婢，並沒有一個人。正在呆呆地看著，忽聽得環佩聲響，隱隱聯著蘭麝之香，笑聲咯咯的似有女人聲音走來。木偶成不覺慌了，對著懋卿道：「不好了，人家的內眷來了。我原說不要進房，如今便怎麼好？」鄒懋卿笑道：「你且不要慌，有愚兄在此，怕他怎麼？」

兩人話還未曾說完，早見門簾一動，進來了兩個美人，後面還有許多美婢跟隨。木偶成只急得滿頭是汗，口中暗暗地只叫「罷了」。看那文華、懋卿時，卻是滿面笑容地與她們搭談，心中只覺納悶道：「怎麼聽他們的說話，似乎從沒有見過一面，看他們的神情，又似素來相熟的？實在弄得不明白。」後來聽見說得更加不像了，而且捏手捏腳的，愈覺不懂，忙拉著懋卿附耳問道：「她們到底是什麼人，你兩個同她們這般的沒規矩，倘被她父母哥哥走了撞見了，不是頑的，我卻是不管的。看你兩個人將什麼言語對他！」懋卿笑道：「賢弟你真是個書呆子。老實告訴你罷，這兩個美人卻是婊子，一個叫鳳娥，一個叫月娥，卻都姓陳，是專做這個生意，盡人家頑笑的。你如今可以明白了，不要說這呆話了。」木偶成想了一回，又問道：「你是我的表姊丈，我是你的表舅子，怎麼說又有兩個表姊，究竟是那一門子的親眷呢？」懋卿聽了忍不住地好笑，又不好罵他，只得對他說道：「你儘管同她們頑笑，自有我一面承當。況且我方才已對你說過的，她們是婊子。」木偶成搖著頭說道：「讓我回去罷，我原曉得是表姊，只是與其同這兩個不認得的表姊頑笑，還是回去同嫁與你家的表姊頑笑的好。」

懋卿聽了真是氣得要死，只因素知他是個呆子，故此不好與他認真，也不去理他，自己索性走過去向鳳娥、月娥講話。那兩個人已與文華調笑得火一般的熱，早已問明仔細，說是京裡下來販珠寶綢緞客人，這個姓木的是親眷，因與運使衙門裡的人熟識，就借住在衙門裡的。兩人聽了分外巴結，又把鄒懋卿奉承了一回，早有相幫的把一席極豐盛酒席擺在房中。

鳳娥、月娥見席面擺好，連忙啟請三位老爺入席。文華同懋卿也不謙讓，就各攜著一個，文華對了鳳娥，懋卿對了月娥，一齊坐下，只苦了木偶成急得抓頭摸耳，欲前不前。文華笑道：「木賢弟不用客氣了，過來坐罷。」木偶成到此地位，無可如何，只得赧赧地揀一個空位坐下，早已急得坐不是立不是，伸伸縮縮的，面孔漲得如拍熱肺一般。那個美婢一個個地敬酒下來，正敬到木偶成身邊，見木偶成如此，笑道：「天也不熱，怎麼木老爺這般怕熱，此刻還是滿臉是汗呢？大約那二位老爺有人陪伴，你因沒有人陪你，故此生氣麼？到不如待我同你老爺做個媒去，喚一個好的來如何？」木偶成聽了，登時圓睜兩眼，嚇得呆了，半響才說道：「你還是真呢，還是打趣我呢？不瞞你說，我為是將要娶親，已揀了好日子了，來告訴親眷的，你怎麼又同我做媒？我還聽得人說，律例上有一條停妻再娶的律例，若是犯了就得加倍地重罪哩。我又不是同你冤家，你怎麼就把這個促狹的念頭來同我講！你可曉得罪過，不怕天打的麼？」

這幾句說話，把眾人笑得氣都幾乎回不過來，笑了一回，方才停止。鳳娥對文華道：「三位老爺可要用大門來飲酒？」文華同懋卿笑道：「你要我們把大門飲酒，你們姊妹兩個須要各人唱一個好好的曲兒，我們方能吃得下。」鳳娥與月娥笑道：「這是我們

理當恭敬的。」那左右的侍兒早已金門三隻送上，鳳娥連忙將酒壺取在手中，滿滿斟上三斗，月娥把一斗送與懋卿，又命侍兒把一斗送與木偶成，然後鳳娥把一斗雙手捧了送至文華面前，笑吟吟的道：「請老爺滿飲此斗酒。」文華笑道：「方才講過的，你們唱過了，我們一定飲的。」先是鳳娥回轉頭來，叫侍兒取過琵琶來，接在手中將弦索和准，鳳娥笑道：「唱得不好，三位老爺休要見笑。」文華同懋卿齊笑道：「一定好的，快唱罷，我們洗耳恭聽。」鳳娥遂唱了一個《滿江紅》，其詞曰：

俏人兒風流俊俏，體態又輕盈，我愛你人品好。作事聰明，說話又溫存。我愛你那有假，千真萬真，夙世良緣分。易求無價寶，卻不道，難見有情人，何日將心趁？奴有句衰腸話，欲言奴有忍，不知你肯不肯，欲言奴有忍，不知你肯不肯？

鳳娥唱畢，文華與懋卿喝采不迭。木偶成只顧吃酒，好得他雖是呆子，若論吃起酒來，真有一石不醉的洪量。懋卿笑道：「鳳姐的妙音請教過了，果是香流牙慧，令人聽之忘倦。如今要請教月姐的了。」月娥要賣弄她的技藝，笑道：「奴不唱罷。」懋卿道：「那是不能，一定要聽妙音的。」月娥笑了一笑，遂把琵琶拿起，先彈了一套《將軍令》，然後宛轉嬌音地唱一個《軟平調》道：

畫梁對對翻新燕，桃紅似火柳綠如煙。對菱花，不覺瘦損如花面。盼歸期，雁杳魚沉書不見。滿懷春恨，悉鎖眉尖，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，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！

月娥唱到半中間，又故遲其聲，以作靡曼之音，把兩雙秋波斜睨著懋卿，那輕狂之態，真是難以言語形容。懋卿被她把魂都弔掉了，待她唱完後，忙把月娥拿在嘴邊親一個嘴道：「我的乖乖妙人兒，怎這般的沒趣，真個愛煞我也！」旁邊走出一個老媽子來道：「兩位老爺既然愛她兩個，可曉得她兩個還沒有開包呢！可要我同兩位老爺做媒，與她兩個結個線頭？也不敢過費老爺們的。」文華道：「你休這般說，若論銀錢，我們也不怕過費。只是你們樂戶家的規矩卻不懂的，只一總要多少銀子就是了。」老媽子笑道：「這些規矩，原是騙那些省錢的人。若像老爺們的闊手，原是不消這些俗套，只要爽爽利利，就合了老爺們的心了。這句說話可對不對？」懋卿拍手笑道：「不差不差，但我還有句說話，我們到此大約總是日間的多。銀兩多少只管盡你說去，那話兒卻要隨我們便的，你們能不能？」老媽子道：「這有什麼不能的？但憑老爺們高興就是了。」文華同懋卿聽她允了，不勝之喜道：「既然你這般說時，我也不要你討什麼價，同這位老爺，明日就著人送二千兩銀子來可好不好？」

那老婆子原來就是鴇婦，聽說要送二千兩銀子來，喜得眉花眼笑地道：「老爺們吩咐，自當遵命。今日可要就住在此？」文華聽了雖則合意，卻恐對不住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，想了一回便對懋卿道：「我們倒是明日來罷。」懋卿知道他的意思，剛欲答應，只見自己的童兒走進房來，對文華稟道：「方才有人來說，有個姓柏的，差人送一封要緊信來，不知什麼事情。聽說下書的人還沒有去，在那裡等著要回信的。因此稟爺知道！」文華一聽，知道那件事有八九分成就，登時喜極萬分，倒覺得心裡亂跳，忙與懋卿使個眼色，立起身來要走。不知來的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